智旭法師及其閱藏知津

■古國順■

一、緒言

宗教中，理論之高，以佛教爲最，而經典之宏富，亦無過於佛典者。大藏經浩如煙海，學者每苦乏津梁，北宋太祖建隆五年，勅沙門文勝撰大藏經隨函索隱，多至六百六十卷，揣其名義，似爲解題之作。及仁宗天聖二年，釋慈雲撰教藏隨函目錄，述諸部著作大義，確爲提要之作，惜二書不傳。又徽宗時，東京法雲禪寺住持惟白，撰大藏經綱目指要錄，大弘解題釋要之業。同時，清源居士王古（直齋書錄解題作王右，徽宗時官至尚書。元大德年間釋克己始序其書。）（註一）亦撰大藏聖教法寶標目。明代亦有沙門曰纘空者，作彙目義門，皆可稱苦心孤詣，然未若明末智旭法師所撰閱藏知津體例之善，傳用之廣也。玆將各書略作介紹，以溯源流。並述閱藏知津之體例、宗旨，俾學者易於探索。孟子曰：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於撰作人智旭法師之生平事蹟亦加敍述，使讀者知所敬仰也。

二、閱藏知津以前的閱藏指南

漢唐之間，作佛經目錄者數十家，都只註明經名與卷數，不記內容。王儉佛經錄及阮孝緒佛法錄，似已序述旨歸，而原書已失，莫知其情。北宋太祖勅撰之大藏經隨函索隱，仁宗時釋慈雲之教藏隨函目錄，亦已不傳，至今仍爲人所熟知者，只有惟白所撰的大藏經綱目指要錄，及王古所撰的大藏聖教法寶標目等較著名，吾人在瞭解閱藏知津之前，不妨對這兩本書稍作認識。

㈠大藏經綱目指要錄

此書的作者惟白，是宋徽宗時，東京法雲禪寺的住持傳法佛國禪師，他在此書中，大大的弘揚了解題釋要的工作，自述云：「崇寧二年癸未（西元一一〇三年）春，得上旨遊天台，中秋後三日，至婺州金華山智者禪寺，閱大藏經，仲冬一日丁丑，授筆撮其要義。次年甲申仲春三日丁未畢之，計二十餘萬字」（註二），由此可知他的工作始於崇寧二年，成於次年，地點是婺州金華山的智者禪寺。

佛經本來就浩瀚淵奧，加以譯文隱晦，尋繹維艱。例如大般若經多至六百卷，設無提要，那就很難識其旨歸，所以惟白先說明此經的綱領，說：「總部四處十六會所說，傳此方入藏者，七百一十卷，前六百卷，唐三藏玄奘法師在玉華宮重譯，西明寺僧玄則述十六序，冠十六會，明其旨也。太宗皇帝御製聖教序，高宗皇帝作聖記。然此經諸佛之知母，菩薩之慧父，斷煩惱之寶刀，度愛河之舟楫，利生之極致，成道之正因，表其尊，故標衆經之首也（註三）。」次則逐卷撮述內容，使讀者先得梗概。末段總結云：「右四處十六會所說般若六百卷，今逐會標辨品目，逐卷分列卷次，逐卷略錄義例。然卷帙雖多，研其義例，始自色心，終乎種智，止于八十餘科耳。所錄者固不能全其義意，使開一卷，看一例，照于前後卷帙，貫通八十科之起復，則八部般若照然可見矣。（註四）……」所錄之書，多至一千零四十九種，大藏所收，大半在是。皆能挈要提綱，明法會旨。在佛典中，推爲解題最詳之作。

㈡大藏聖教法寶標目

此書爲清源居士王古所撰。清源居士於宋徽宗

時官至尚書。元成宗大德十年丙午，釋克己序其書云：「公讀書該貫，演義深玄，舉教綱而目張，覽智鏡而神智，故效集要，略盡教條，薄爲來機，啓開寶藏。流傳既久，貝笈未收，眼目所存，誠爲缺事。卽有前松江府僧錄廣福大師管主八續集秘密經文，刊圓藏典，謂此標目該括詳明，謹錄藏中，隨衙（函）披閱，俾已通教理者，覩智燈而合照心之解，未閱聖言者，掬法流而燥（澡）惑業之垢，一覽之餘，全藏義海瞭然於心目之間矣。」（註五）實際上，此書較惟白所錄，要疏略得多，每書簡者或只著一言，詳者不過數語，若大部之書，多及千字者，間亦有之。

以上二書，雖詳略不同，但白錄譬如四庫總目提要，古目有如簡明目錄，各有其用，不可偏廢，亦爲閱藏者所必需也。

三、智旭之「閱藏知津」

上述二家之分類倫次，概本智昇開元釋教錄，而明末北天目沙門釋智旭則本二家之意，參以蘊空沙門彙目義門，大易舊錄之次，在解題書中，可稱鼎足而立。玆將其人其書分介於下：

㈠智旭法師傳略

智旭大師，俗姓鍾，名際明，又名聲，字藕益，先世汴梁人，始祖南渡，居古吳木瀆，母金氏。生於萬曆二十七年（西元一五九九），七歲始茹素，十二歲就外傅，以聖學自任，誓滅釋老，開葷酒，作論數十篇以闢異端。十七歲，閱自知錄序及竹窗隨筆，乃不謗佛，且悉焚所作。二十歲始聞地藏本願，發出世心，讀佛經。二十二歲專心念佛。二十四歲從德清法師弟子雪嶺剃度爲僧，後來廣學各宗教理，尤精於天台。崇禎四年（西元一六三一）以後，始入杭州之靈峯。

自謂：「古者有儒、有禪、有律、有教，道人既蹴然不敢；今亦有儒、有禪、有律、有教，道人亦赧然不屑，」故名「八不道人」，世人稱「靈峯藕益大師」。著述甚多，有占察行法、盂蘭盆新疏、梵網合註、大佛頂玄義文句、金剛破空論、藕益三頌、齋經科注、四十二章經、八大人覺解、唯識心要、相宗八要直解、彌陀要解、法華會義、占察疏、楞伽義疏、法海觀瀾、圓覺、維摩、起信諸疏

。於儒學則有周易禪解、四書藕益注。而以閱藏知津爲最重要。

生平嘗言：漢宋註疏盛，而聖賢心法晦，如方木入圓竅也。隨機羯磨出，而律學衰，如水添乳也。指月錄盛行而禪道壞，如鑿混沌竅也。四教儀流傳而台宗昧，如執死方醫變證(症)。是故舉世若儒若禪若律若教，無不目爲異物，疾若寇讎。笑曰：知我者唯釋迦地藏乎？罪我者，亦唯釋迦地藏乎？

以上摘錄大師自著八不道人傳。此傳成於清順治九年壬辰，時年五十四。後二年（甲午）夏，臥病，旋癒；九月，成閱藏知津、法海觀瀾二書；冬，復病，臘月初三，有病間偶成一律，中有：「名字位中眞佛眼，未知畢竟付何人」之句。是日，口授遺囑，立四誓：命以照南、等慈二子傳五戒，菩薩戒；命以照南、靈晨、性旦三子代座代請；於閻維後，磨骨和粉麵分作二分，一分施鳥獸，一分施鱗介，普結法喜，同生西方。乙未元旦，有偈二首，二十日，病復發，二十一日晨起，病止，午刻，趺坐繩床，向西舉手而逝，時年五十七歲。既寂三年，如法閣維，啓龕，髮長覆耳，面貌如生，趺坐巍然，門人不忍從遣命，收其骨，葬於靈峰之大殿右。（註六）

㈡閱藏知津的撰作緣由

大師撰此書的緣由，在敍中說得很明白，分析起來，可有以下三點：

1.三藏爲學佛者所必需：敍云：「昔世尊示入涅槃，初祖大迦葉即白衆云：『如來舍利，非我等事，我等宜先結集三藏，勿令佛法速滅。』嗟嗟！儻三藏果不足傳佛心，初祖何以結集爲急務邪。今謂禪宗之有三藏，猶炎秋之有棋子也……均此三藏也，知佛心者，則言言皆了義，不知佛意者，則字字皆瘡疣。若爲繫隨語生見，遂欲全棄佛語，又何異因噎廢飯哉（註七）。」

此言三藏足以傳佛心，所以初祖以結集三藏爲急務，雖有不知佛意隨語生見者，然不可因噎廢食，三藏仍爲學佛者所必需也。所以他又說：

「夫三藏之不可棄，猶飲食之不可廢也。不調飲食，則病患必生，不閱三藏，則智眼必昧（註八）。」

2歷朝所刻藏乘，編次不一，翻檢維艱，急需有一索隱以備查：敍云：

顧歷朝所刻藏乘，或隨年次編入，或約重單分類，大小混雜，先後失準。致使欲展閱者茫然不知緩急可否，故諸刹所供大藏，不過僅存名句文身，封緘高閣而已，縱有閱者，亦罕能達其旨歸，辨其權實，佛祖慧命，眞不啻九鼎一絲之懼。

3前此之法寶標目、彙目義門等作，尚未盡善，有重作之必要：敍又云：

唯宋有王古居士創作法寶標目，明有繼空沙門嗣作彙目義門，並稱良工苦心，然標目僅順宋藏次第，略指端倪，固未盡美；義門創依五時教味，粗陳梗概，亦未盡善。

以上三點，首言三藏之不可廢，次言歷朝所刻藏乘之次第不一，致閱者茫不知頭緒，宜有索隱以指引之，末言昔時雖有標目、義門之作，而尚未盡善盡美，應該重新再作。這三點，一層深似一層，把他撰作的緣由，明白的說出來了。至其撰作之目的，敍中也提到：「但藉此稍辨方位，俾未閱者知先後所宜，已閱者達權實所攝，義持者可卽約以識廣，文持者可會廣以歸約，若權若實，不出一心，若廣若約，咸通一相。」

㈢閱藏知津的撰作經過

智旭法師之撰此書，始於三十一歲，成於五十七歲，歷時二十七年，地經八處，可以說是畜萃畢生精力之作，自敍中說：

旭以三十歲發心閱藏，次年晤璧如鎬兄於博山，諄諄以義類詮次爲囑。於是每展藏時，隨閱隨錄，凡歷龍居、九華、霞漳、溫陵、幽棲、石城、長水、靈峰八地，歷年二十七祀，始獲成稿。

其門人成時法師所撰的續傳中亦云：「……五十六歲，甲午，……九月，成閱藏知津、法海觀瀾二書。」與敍合。甲午卽清順治十一年也。

㈣閱藏知津的內容及其分類法

本書共四十八卷，首有自序，作於甲午（順治十一年西元一六五四）重陽後一日；次爲夏之鼎述刻書緣起，作於清康熙三年甲辰（西元一六六四），次爲凡例、總目。內容分四大類：一、經藏，二

、律藏，三、論藏。各分大乘小乘二種。四、雜藏，其下又分西土撰述，此方撰述二種。書中每部類之下有小序，如華嚴部第一「述曰：華嚴一部，別則剋指初成。通仍該乎一代。凡屬顯示稱性法門，不與二乘共者，咸歸此部，即如入法界品，是誠證也。」書目則先舉書名、卷數、譯作者，次述該書主要內容。書名之上，並作「○」、「△」、「⊙」、「、」、「◇」、「◬」、「◎」、「◎」等記號，以表示該書之先後緩急。其分類之意，見於凡例，玆擇其要者述之：

一、兩土著作，不論釋經宗經，果是專闡大乘，則攝入大論，專闡小道，則攝入小論。其或理兼大小，事涉世間，二論既不可收，故於經律論三藏之外，別立雜藏。

一、若以阿含敍入華嚴之後，則以小教加於方等般若之前，甚爲不可，故以小大各自爲類，庶顯權實輕重之不同。

一、法華、涅槃。雖同醍醐一味，一重顯實，一重談常，故仍分二也。

一、大乘律本在請經論中，不同小乘條然各別，今爲令學菩薩戒者易於尋究，故順歷代藏經舊例，仍列數種而出沒取捨略與舊目不同。

一、大乘論藏，分釋經、宗經、轉釋三種，三中又各先敍西土，後敍此土，所以尊天竺也。

一、此土釋大乘經，既附經文，則不攝入雜藏，故並入論藏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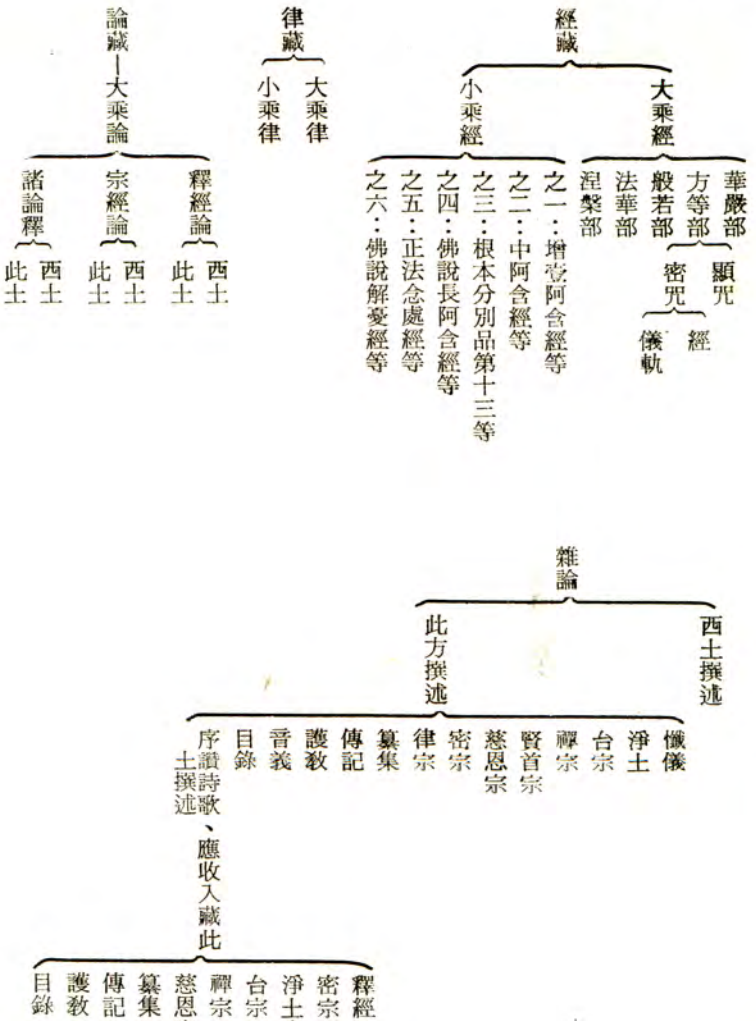
一、此土述作，唯肇公及南嶽天台二師，醇乎其醇，故特收入大乘宗論。其餘諸師，未免大醇小疵，僅可入於雜藏中。

一、華嚴法華等經，但列其品題，並品中事理大概，使人自知綱要，唯至疏鈔玄文，方略出其釋經之法，使知各家製立軌則不同。

一、重單譯中，先選取譯之巧者一本爲主，其餘重譯即列於後，俾不能徧閱者，但閱其一，即可得旨。

一、所錄略於習見流通者，而詳於罕見者，如大般若六百卷及寶積大集，諸密部並阿含等，皆詳錄之，使人染一指而知全鼎之味云。

玆列其分類系統於下


經藏
大乘經
華嚴部
方等部
顯咒
般若部
經
密咒
法華部
儀軌
涅槃部
小乘經
之一：增壹阿含經等
之二：中阿含經等
之三：根本分別品第十三等
之四：佛說長阿含經等
之五：正法念處經等
之六：佛說解憂經等
律藏
大乘律
小乘律
論藏—大乘論
釋經論
西土
此土
宗經論
西土
此土
諸論釋
西土
此土
雜論
西土撰述
此方撰述
懺儀
淨土
台宗
禪宗
賢首宗
慈恩宗
密宗
律宗
纂集
傳記
護教
音義
目錄
序讚詩歌、應收入藏此土撰述
釋經
密宗
淨土宗
台宗
禪宗
慈恩宗
纂集
傳記
護教
目錄

㈤閱藏知津的特點

凡例中，於分類法頗有精微之論，這種分類的特點，姚名達在他的中國目錄學史中，曾論及之，謂有善於前人者五端：「1別立雜藏，使雜著得有所歸，此例雖倣自法上錄，然中間各錄皆所未有。2變更部次，以華嚴爲首。3分出密部，使顯密不致混淆。4合單本重本於一處，使一經不分散數處。5以符號判別書之優劣緩急，使讀者得依照選讀。」（註九）案：姚氏所論甚諦，惟佛經只有契機不契機之別，無優劣之分，且凡例中亦未明言所列符號之意，或指譯筆之優劣及指示初學者之先後緩急而言，亦未可定。此當分別觀之。

㈥閱藏知津的刊行

佛弟子每以鈔刻經卷爲無量功德，信仰所至，佛經得以廣爲流傳。此書成於智旭大師晚年，賴有弟子夏之鼎抽資，始得刊行，而其所以願爲刊行，實亦欲藉此微因，以超薦其先父母亡魂也，緣起述刻書緣由及經過甚詳：

……嘗聞華嚴普賢行願品，有剝皮爲紙、刺血爲墨、書寫經卷、積如須彌。故每於方册經卷少刻流通，非敢云作極度法施，蓋欲藉此稍種般若種子耳。昔者靈峰大師開講報恩三藏，余因得親法席，後欲虧申供養，師囑云：吾有閱藏知津一書，共四十八卷計一千餘紙，居士能爲我梓行，則勝如以四事給我矣。……去夏癸卯（康熙二年，西元一六六三）勉力抽資，並勸一二同志，共襄其事，遂鳩工藏舍倡刻，至今夏甲辰，得以告成。所願刻施微因，用薦先父思山府君，先母魏氏孺人，脫苦惱於三途，證蓮華於九品。……（註十）

知此書刻成於康熙三年，大師未及親見也。

四、後記

閱藏知津，純屬藏典書目提要之書，指示學者以閱讀藏經之津要，初學檢查甚爲便利，而於藏中所收典籍，大都列有內容摘要，遇有一經異譯者，則標列符號以別主從，並判別各譯中之優劣。又今商務印書館所印之頫伽本藏經之分類法即倣此書而編，故讀頫伽藏者，若以此書爲指引，尤稱便利也。

附註：

一、各本閣藏知津卷四十四「大藏聖教法寶標目」條下作「元清源居士……」元字疑涉元人釋克己之序而誤。

二、見昭和法寶總目錄第二卷第七七一頁（日本昭和四年，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出版。）

三、同上，第五七一頁。

四、同上，第五九九頁。

五、同上，第七七三頁。

六、本傳參取民國二十三年僧懺所錄「藕益大師略傳」（民國四十四年台北善導寺印行「藕益大師集」）及「淨土聖賢錄」卷六第三九頁（民國二十九年香港佛經流通處印行。）

七、見昭和法寶總目錄第三卷第一〇〇七頁。

八、同上。

九、見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第三〇六頁（民國六十一年台灣商務印書館四版。）

十、見註八。

——本文榮獲美佛會密勒獎學金，作者古國順，就讀政大中文研究所。

高登海輯註
養生樂言與
佛學社團結緣

此書係宏揚中華文化之寶典。舉凡儒釋道三家之養生方法，均予輯註。每冊定價二十五元，由正中書局商務印書館經銷。凡大專院校佛學社團購十本以上者，均照訂價四折，即每冊十元。同學個人購買，六折，即每冊十五元。如需要者，此書款交郵政劃撥一三二三三號高登海戶即寄。